



雙城記

何冀平

曾經有兩份報紙在北京最有影響力，《北京晚報》和《參考消息》，前一份是平民百姓的讀物，每天傍晚出報，我是小學生的時候，2分錢一份，學校分派我們去賣報紙，我不敢叫賣，賣不出去，結果家裏全買下來。另一份《參考消息》是內部的，要有一定級別的人才能看到，還有特大字版，供老年人閱讀。我有兩個寫文章的朋友，都因為在《北京晚報》撰文，《頭條日報》。《文革》結束不久，經濟改革開始起步，過去以國營為主的行業，卻變化得十分緩慢。北京生活出現諸多不便比比皆是。1984年，我的朋友在晚報編輯副刊版，開設一個「居京瑣記」專欄，他寫好約稿信；複印百多份，發給作家們，約請在北京的文人撰稿。

韋君宜《京滬生活比較論》，談北京與上海生活的差異，從上海來到北京，找不見飯館，天剛黑，很難找到一個亮燈的飯館。單位食堂以麵食為主，買米飯需要米飯票。冬天北京人以大白菜、蘿蔔之類為主。冬天來臨，賣大白菜的地方，總是排着長隊，各自買好拉回去，放在家裏，吃上一冬天，排隊買大白菜是大小胡同的一大景觀。

居京瑣記

蕭乾寫來文章《「泡」》，談在浴池理髮的經歷。董樂山寫來《問路》，談北京道路命名的混亂；吳祖光寫來《洗衣記》，談洗衣店對不同顧客的刁難；周汝昌寫來《救救胡同》，駱賓基的文章是寫北京的出租車，題為《「的士」和「巴士」》。駱賓基在香港住過，才會寫出這個題目，被我的朋友改成「談談出租汽車」。講的是北京寒冬2月，他的一個香港朋友，年過六十且有寒腿病，與筆者共餐分手後因為找不到出租車，在大街上凍了1個小時。

60多年過去，寫文章的大文豪們都已經不在了，我的編輯朋友也進入晚年，但是北京的出租車情況依舊，只是形式不同了。現在都是網約車，我們這些不在北京和內地住的，不會網約，只有在大街上招手截車，也是寒冬2月，所有車，包括打着「空車」的出租車，一律不停，最後沒辦法，只好找朋友代為網約，不到10分鐘，車來了。

「居京瑣記」是一個很好的題目，季羨林先生的一本散文集用了這個做題目，記錄他在北京的生活點滴、所見所聞及思考感悟。不知現在的《北京晚報》或哪家報紙是否會再這樣一個專欄？60年後，對比當初，寫寫北京的新和好，也寫寫不足，該是挺有意思。



此山中

鄧達智

俗語有云：閻王叫你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！意謂：嚴重的，生死有命。

沒那麼嚴重：身體狀況不容勉強，平時注重健康飲食，運動均衡，可能令你外表長得比較年輕，活動比較利索，但卻不保證無病無痛到長壽；身體狀況出現問題，往往在你措手不及的時候突然殺到。

一位親人從年輕開始便十分注重運動，也留意飲食，作息有序，每年必去旅遊數次。兒女成長上大學之後，整個人更加放鬆。及至成為外祖母、祖母，偶爾接一些工作Project，做完即止，不懶懶，也不過分勞累。

無奈首先出現問題是脊椎，她是那種跟朋友去日本和歌山走熊野古道、去法國普羅旺斯徒步古鎮遊、去意大利中部古山城、去南美洲印加古道……從10天到數星期遠足行山的發燒友。無奈從不斷的腰椎及髓骨痛楚開始，照磁力共振尋出病因，微創手術治療後，卻又不補養，繼續行山遠足甚至漫步跑山；勸阻無效，過去兩年終於舊患再臨。醫生最初提議，先不要立即開刀做手術，嘗試以物理治療看能否改善。經過物理治療及中醫針灸之後一段時間，傷患依然痛楚，更引致行動不便！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驗身又發現身體其他內臟出現狀

病痛

況，為免治療之後脊椎的問題未解決，同時處理兩大問題，怕她身體負荷不了，提議先處理好脊椎問題，讓身體強壯過來才可以做另一部分的手術治療。

親人不禁微帶埋怨：一生不抽煙少飲酒，飲食均衡，運動沒做少過，可來到歲數仍未過份老大，卻落得一身病痛？

勸慰她：世上不少事情跟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理所當然想法往往背道而馳，健康與生死更非一加一等於二般簡單方程式。

年輕時生活檢點，切勿過分糜爛，更需時刻注重健康。年長了，留意身體變化，稍見異常，必須檢查。小病變患疾，往往源於輕視身體異變。例如便秘，很多人當作上火熱氣，隨便用涼茶舖飲一兩杯廿四味，或者飲幾支凍鮮奶，為求輕瀉，便當沒事。更有些人遇上嚴重便秘，自我逆行醫治，長期不吃東西，純粹飲些湯水，以為這樣便避過便秘，誰知這是大腸癌的先兆？

諱疾忌醫，沒勇氣找出病因，去到身體支撐不到，才尋找醫生醫治，往往過了黃金治療期，大腸癌去到第三或第四期，病毒已經擴散，手術後化療只能夠惡補，最終擴散到其他身體部位，等不了太長時間，一年半載或頂多兩年，最終被癌細胞戰勝，無端浪費寶貴生命，每見回到同類事例，除了搖頭嘆息，實在別無補救方法。



◆再少病痛，平素健康的人，來到人生一些轉捩段落，身體不同部位，必有修補需要。作者供圖

世間充滿愛



發式生活

余宜發

自己一直都有追隨一些網上頻道的短片觀看，今次想在這裏跟你們分享一些我覺得很窩心的片段。因為我們每日工作營役役，其實很多時候也忽略了「愛」這個東西，不一定要跟另一半談愛情，而是在我們人與人之間也應該要有愛的存在，看到一些影片就是充滿着愛。

其中一條影片內播放着一個男士拿着一大束紅色玫瑰花，一路走着的時候故意丟下其中一枝在地上，而跟隨着的一個老太太看見之後，立刻叫嚷着這個男士停低，告訴他掉下了一枝花，然後這個老太太更彎低腰拿起拾回給他，其實是這男士故意這樣做的，然後把整束紅玫瑰送給老太太作回贈。而老太太覺得不好意思接受，後來男士跟她解釋，我們身邊是需要這樣溫馨的愛，然後她開心地收下了。看着她的笑容，充滿溫暖的感覺，沒錯，我們很多時候就是缺乏這種溫暖的情感。

另一影片中看到一隻流浪小狗，在大雨中全身泥濘，非常可憐的樣子。還看見牠身體不停在抖擻。然後有一個女士走上前想抱起牠。但通常流浪狗也害怕人類，所以不停叫囂，及拒絕被擁抱。但這個女士不停跟小狗說話，然後小狗的害怕好像放低了給融化了，接受她抱起來。女士把牠送到一間動物醫院作身體檢查，影片更把從街上拾到的小狗一路敘述到這小狗成長。由害怕到在這個女士家中四處走，玩得非常開心，間中更加會衝到她身上，用尾巴不停地接觸這個女士，看着這個溫馨畫面也令人動容。

而我自己其中一個小小例子也可以分享一下。某天我進入電梯的時候看見一個婆婆按下去3樓，而電梯到了2樓之後，這個婆婆便出去，我便多口問她：「婆婆，你是不是要去3樓，因為現在是2樓，你會不會早出了。」然後這個婆婆以非常慈祥的聲音回答我：「我記錯，我應該是出2樓，所以沒有錯，不過非常感謝你。」

雖然我只是小小的舉動，但我也覺得以敏感的觸覺去關心身邊的人也不錯，就算自己想多了，也總算是做了應做的事情。希望這個世界冷漠的氣氛可以變回溫暖，就像冬天過後便轉換到春天或夏天的暖意。

我的母親不過節

有些時候，我很厭煩母親。她就像我的影子，跟在我的身後，天冷了加衣，感冒了吃藥，牙疼了休息，變天了會下雨，她總是預測得那麼準，比天氣預報還要準，叫我覺得很神奇。慢慢地，我知道了，那是她獨特的生物鐘——以孩子的冷暖痛癢為度量，她習慣了這種擔憂。她的心特別小，芥菜籽那麼大小，小到裝不下她自己，全是孩子的日常。

有些時候，我很厭煩母親。她吃飯總是最後一個，剩菜、麵條湯、變硬的米飯，她都包圍，好吃的菜餚總是留了上頓留下頓。每當家裏包水餃，她都會悄悄盛出來一碗，第二天早飯給我煎水餃。油鍋裏「滋滋啦啦」響着，她不住地翻個兒，炸至泛黃。睜開惺忪的眼睛，就能吃到金黃酥脆、滿口肉香的煎水餃，我覺得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

很多時候，我對不起母親。我是個RA患者，需要她的照顧。因為我的存在，她失去了很多本不該失去的機會，她身上背負着十字架，好像我的病也是她的一部分，她負責分擔和承受。她不能生病，不能走遠，不能到處旅遊……記得剛得病那會兒，有一天我對她說：「別給我治（病）了，你和我爸好好生活，就是我的心了。」她沉默不語，扭頭跑了出去，回來時手裏多了塊西瓜，「沙瓤的，快吃！」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，她說道，眼裏的淚分明還未乾透。很多年過去了，淚痕依然未乾，在

我心裏化成一條小河。

她還是累倒了。把自己掰成好幾半，一半洗衣做飯，一半按摩治療，一半縫補苦難，一半擔憂明天。住進醫院，我才重新認識母親。打吊瓶時，她微皺眉頭，針頭鼓了，滲出大片鮮紅血跡來，她也「哎呦」叫出聲來；輪番去做各種檢查，她穿着寬大病號服，在長長隊伍裏穿梭，顯得那麼瘦小，像是小了一號的她，我的淚再也抑制不住，肆意流淌。好在是醫院，生死來來去去，無人注意你的失態。愧疚在我的心底瘋長——她的病也是她的心結，源自20多年來的負重前行。一個「病」字，足以鉗住一家人的生計，而身體的殘缺，勢必打翻人性的考驗。我看到了另一個母親：衰老的、膽怯的、焦慮的、精神恍惚的，她像個做了錯事的孩子，的確就像個孩子，晨起驗尿時打翻了試管，把體溫計忘記放在哪裏，服藥時擰不開盒蓋……我能做的很少很少，她給予的太多太多，這就是愛的失重。

這個世界上，有多少孩子就會有多少苦心孤詣的母親——母親心裏的苦，釀出生活的甜，所以，母親從來都是創造奇跡的人。她們養大了孩子，也養大了苦難。她們討生活時不得不低下頭來，躲閃世俗的眼光，不知對人說過多少次「對不起了」、「添麻煩了」，可是，命運的屋簷下，沒有規律可尋。她們屈尊順服，她們嘗盡冷眼，她們潑了命似的豁出去……她們不是神，她

們平凡如斯，如老屋後面的一蓬野草，不過是替孩子遮擋風雨，挺起胸膛做人。有人說，母愛如詩，實際上，母親本身就是一首詩：卑賤、苦痛、頑韌、正義，直到有一天我們做了母親，才會真正理解這首詩的內涵。

人至中年，我愈發體會到母親的選擇。我的厭煩也是我的深愛，我的失去也是我的獲得。毫不遮掩地說，我的母親從不過節，更遑論母親節，去年的母親節，我和她在醫院裏。她倒是在這些日子裏，想起自己的母親，一個年過八旬的農村老嫗。她的心很小，很細，芥菜籽那麼大小，但它能裝得下整個宇宙。詩人佩索阿說：「我的心略大於整個宇宙。」我想詩人身上一定披着母性的光輝。被這種神聖的光輝所覆蓋，猶如神的降臨，把人引向一個遼闊而無垠的自由之地。

母親的病痛，最終也成為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執筆書寫，把生死的無常、心底的憤恨、長夜的孤獨、額頭的新雪，把零零碎碎的日子填進稿紙方格裏，就像寫進靈魂深處的懺悔書。我突然頓悟：我無論寫什麼，都是在寫母親，寫母親正在經歷的和將要經歷的事情，替她向命運說一聲「謝謝」，正如老天對我的眷顧。

我這一生，永遠走不出母親的腳印。有她腳印的地方，就有我的庇護、我的甘泉、我淡薄的憂傷。那是一個孩子永恆的眺望，那是一位母親恆溫的心願。

再睹琳琳姐的風采

自從知道琳琳姐（李琳琳）演出電影《從今以後》後，我便一直期待着。我已忘記上次看琳琳姐的演出是何時，但她飾演的江雨薇、豆豆、李鳳姐、林詩音、祝英台、翟粵生等角色卻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。因此，我很希望再次觀看琳琳姐的演技。

很多人以為《從今以後》是琳琳姐的出山之作，其實她早於2021年已經參演妮歌潔曼來港拍攝的美劇《Expats》。

4月中，我收到琳琳姐的邀請，出席她為親友安排的特別場。我太高興了，因為不但可以觀賞我期待已久的電影，還可以與影片的女主角同場觀看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一個星期日的早上，我很早便到達戲院，琳琳姐和女兒依蘭卻已經在前台恭候親友。我與琳琳姐聊了數句，又與她在海報前留影。琳琳姐聊滿天下，性格隨和友善，人人都來捧她的場，全院滿座。

電影放映前，琳琳姐感謝各人在百忙中抽

時間捧場，更因為戲院在九龍區而多謝居住在香港島的朋友跋涉前來。琳琳姐真是太客氣了，明明是她自掏腰包請大家免費看電影，卻說成是她打擾了大家，令我感受到快將失傳的傳統謙厚美德。

琳琳姐說依蘭為了安排那不斷更改的數百座位，已經忙了很多天，真謝謝依蘭為我們費心。平時我們看舞台劇時，監製們總會宣布在演出後設有演後座談會，讓觀眾分享導演、編劇和演員的創作經驗。依蘭真幽默，她也像舞台監製般提及演後座談會，不過她卻這樣說：「演後座談會、分享會等——我們全部沒有。」未看電影前先欣賞她的棟篤笑表演。

電影開始，是琳琳姐與另一位女主角區嘉雯在郊外散步的場景。銀幕上的琳琳姐令我眼前一亮——她多年來都是蓄短髮穿長褲，給我的印象是斯文嫺雅的好妻子和好母親。沒想到電影中同樣是蓄短髮穿長褲的角色Pat，在琳琳姐以她的精湛演技演繹和造型師的巧妙包裝下，竟然真的滲出女同性戀者的

味道！讓我看到功力深厚的演員的多面化。飾演女同性戀者並不容易，除了演技是否能夠駕馭角色的難度之外，導演和演員選取演繹的角度也有很多考慮。我喜歡《從今以後》中的Pat和Angie，讓我看到的是兩個相愛、彼此關心和扶持數十載的人，超越了性別的局限。

看戲後的下午，我還未來得及撰寫訊息多謝琳琳姐，她竟先發訊息謝謝我捧她的場。數天後，她又發來我們的合照。那天她邀請了數百人看電影，可以想像她花了很多時間逐一向親友致謝和發照。琳琳姐真是一位令人敬愛和窩心的前輩啊！我期待再看到她的演出。

◆琳琳姐和女兒依蘭攝於在《從今以後》特別場。作者供圖



◆琳琳姐和女兒依蘭攝於在《從今以後》特別場。作者供圖

女童陰道分泌



冬陽天地

梁冬陽醫生

有家長發現幾歲的女童內褲有異味，而且分泌物多了，非常擔心而求醫。

其實正常的女孩子也可以有分泌的，一般是清或淡黃色沒有異味，正常的陰道有不同的細菌和真菌互相制衡。以下原因可引致分泌增多：

- 1.如過度清洗，有些人怕自己不干淨用一些女性清潔用品、消毒藥水清洗，將好的細菌殺死了之後失平衡引致念珠菌發炎。
- 2.當女童近青春時期，荷爾蒙水平的變化可能導致陰道分泌物增加，這是正常現象。
- 3.女童可能會將異物（如紙、玩具）放入陰道中，刺激陰道組織，引起分泌物增加或感染。
- 4.常見的陰道感染包括念珠菌感染（酵母菌感染）和細菌性陰道炎。導致分泌物顏色變化可以白色、黃色或綠色，有異味、痕癢或灼熱感等症狀。
- 5.某些疾病例如糖尿病，用類固醇醫哮喘後，尿道發炎，某些原因要用抗生素等都可以引致念珠菌發

炎。首先是要有耐性問清楚她的生活習慣，例如是否用一些特別的清潔劑清洗液去清潔？用很多香料的肥皂引致皮膚敏感？喜歡甜食血糖高？穿不透氣的尼龍內衣褲？其實最好是棉質的內衣褲，用普通花灑清水清潔，用乾淨的毛巾或紙巾吸水，去公眾洗手間最好自己帶紙巾，以免紙巾放在一些比較潮濕的櫃裏面而受潮令細菌滋生。平時便後清潔時紙巾是由前向後還是由後向前？原來有些反覆尿道發炎的成年人都不知道應該由前向後抹，否則就會將肛門口的大腸桿菌帶入陰道或尿道。

醫生可以憑經驗判斷這是正常的分泌還是細菌性或真菌性的感染，也可以取一些分泌物種菌看是什麼菌感染？需不需要治療。治療的方法可以局部用藥或者口服藥。

另外要很小心問女童有沒有放一些異物進去？有沒有同某些人玩？包括小朋友、大人和照顧者，從小要教導她們不要讓其他人碰自己的私密地方。要將所有的可能性排除才能得到最有效的治療。

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



細說星光

叢仁

這個星期我的注意力都被「雙城」佔據了，包括票房節節上升，叫好又叫座的港產片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和上星期在本欄已介紹過的國劇《城中之城》。

揆着千萬香港票房和逐個億人民幣攀升的內地票房氣勢，讓我即使錯過了明星謝票場，也急急找個空檔走進戲院捧場。先說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，行內人都說是近年港產片的佼佼者。城寨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這個三不管地帶的神秘感，烘托劇本背後的故事，用CG技術重建城寨，讓新生代能回到「我想做綠寶」的年代，親歷城寨風光。

坦白，儘管重製城寨並不容易，但以我當年經常進出城寨留下來的印象，這個砌出來的城寨，只能反映當時陰暗的一面，其實城寨有不少志願服務單位進駐，清拆前的歲月，也不至於那麼惡劣，畫面不過是為劇情需要而堆砌吧！

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的成功，我認為應歸功於鮮明的角色塑造。古天樂飾演的龍捲風和伍允龍飾演的癩喪反派，都令觀眾耳目一新，洪金寶仍是洪金寶，任賢

齊在片中不修邊幅的扮相，可說是徹底犧牲，郭富城大配角的演繹，相信又是一場境界派對，劇本故事完全環繞着林峯（見圖）的角色發展，並沒有迂迴曲折，節奏隨武打場面拍和，拳拳到肉打得精彩。

這套純官能刺激的影片與我過去數周一直追看的《城中之城》有着天與地的分野，前者黑社會黑吃黑，說的是上一代的恩怨，不應禍延下一代。但另一邊廂，我看罷40集《城中之城》後，還是存在「難為正邪定分界」的迷思，爭取業績與程序犯錯是否無法走在同一條線上共存？從沒反動犯法要受制裁，但此劇的導演，成功利用主角和偉與各個角色人物的對手戲、對白和煽情的手法，令觀眾暗地裏對趙行長的遭遇感到不值。

無論是搖搖欲墜的九龍城寨，還是石屎森林的金融中心，人面獸心與獸面人心處處皆是。戲劇如人生，冥冥中把偷渡來港的林峯帶回城寨，也把一生清廉的于和偉幾乎逼上輕生之路，命運是解說不公平的道理，在畫面上替角色不值，總好過在現實中偏我遇上。



生，冥冥中把偷渡來港的林峯帶回城寨，也把一生清廉的于和偉幾乎逼上輕生之路，命運是解說不公平的道理，在畫面上替角色不值，總好過在現實中偏我遇上。



演藝蝶影

小蝶